

□ 龙珍锋

凉席上的蝉声

吊脚楼的木格子窗,总在六月晌午漏下一地碎金。

楼下廊道的竹凉席,是夏日最忠实的守候者。竹片细密如梳齿,光斑游走其上,仿佛有无数金鲤在浅滩嬉戏。母亲常说,竹席是活的,它会呼吸晨雾,吞吐月色,到了三伏天,连蝉声都能沁进篾丝里。屋山后边的竹林,老竹丛生,新篁初发,风过时簌簌作响,像是谁在翻动一册发黄的竹简。

黔东南的吊脚楼,多数悬在半坡上,我的老家偶里的吊脚楼皆是如此。木柱撑起一方天地,宅边古枫木的枝丫上栖着白鹭,廊道下堆着斑竹背篓。父亲砍柴归来时,肩上柴火总捆着半截竹筒。竹筒被开,刮去内瓢,浸在溪水里三日,便成了舀水的瓢。

竹器与山民,天生是筋骨相连的。灶台上的竹篾箕、门后的竹扫帚、檐角悬挂的竹风铃,连夏夜纳凉的竹床,都带着山林的清气。而那

张铺在廊道的凉席,更是凝结着四季轮回的密语——春雷劈竹时的脆响,梅雨浸润后的柔韧,秋阳曝晒时的焦香,全被经纬交织的篾丝锁住。

午后三点,光斑准时爬上格子窗。蝉声骤起,如沸水泼入风水林。我躺在凉席上,看在田间觅鱼鹭影在空中游移。席纹是苗家祖传的人字纹。蝉声忽远忽近,有时像悬在头顶的风铃,有时又似沉入深潭的碎玉。母亲坐在席边纳鞋,针脚穿过千层底,也穿过年似一年的光景。

乡场上小卖部的货柜里,早些年摆上了印着牡丹花的化纤凉席。红绿交缠的图案很是刺眼,像一团揉皱的晚霞。老人们嗤之以鼻,仍将竹席浸在春溪里保养。溪水清冽,竹篾饱水汽后微微发胀,篾丝间的孔隙悄然闭合,躺上去如卧云絮。母亲说,竹席要拿桐油喂。陈年桐油刷过三遍,篾丝经络里便沉淀出琥珀色的年轮,暑气再毒,也钻不透这层铠甲。

会编四角孔凉席的姜师傅,是山外来客。他瘸着双腿,走路时双手撑地,代替又脚行走,手中的小板凳撞击青石板的声音,比晨钟还准。老姜一来,晒谷坪便腾出空地。剖竹、削篾、编织,竹刀在他掌心翻飞如游鱼。破竹声噼啪作响,烈日下仿佛在复述盘古开天的传说。他总说:“要让竹篾服软,得顺着它的经络说话。”篾丝过处,席纹渐次舒展,人字纹里藏着流动的云纹。母亲说,那是老姜年轻时给心上人织嫁衣的手艺,只是他从不言说。

新席初成时,竹香清冽如晨雾。我躺上去,凉意顺着脊骨攀爬,蝉声在耳畔织成密网。汗渍沁入席纹,渐渐洇出浅褐色的地图,蜿蜒如故乡的溪流。母亲将艾草灰撒在席上,说能驱邪避瘴。夜色垂落时,月光在篾丝间流淌成河,我数着竹节纹假装是星星。暴雨夜,吊脚楼瓦片叮咚,竹席应和着发出空竹般的回响。雨水漏进席纹,汇成微型沟壑,父亲用竹片修补裂纹,

动作轻柔如抚着婴孩。

虫蛀是竹席的宿命,夏末席角出现细密的孔洞,像被星子灼穿。母亲剪下残片,交给父亲做成捕泥鳅的竹笼。竹笼沉入稻田那夜,我听见凉席在廊道低语。它的一部分化作鳅鱼脊背的斑纹,另一部分仍在吊脚楼承接月光。

又是一年秋后,晒谷上新剖的竹篾泛着翡翠色。

母亲摊开干板栗、蓝布衫,与竹篾构成视觉三重奏。风过时,布衫鼓胀如帆,竹篾簌簌震颤,蝉声忽如潮涌。村子的年轻人都逐渐搬城里了,成排的吊脚楼日渐冷清,霉斑爬上板壁时,竹席是唯一还能航行的风帆。

我离乡前夜,月光在席上织出霜色的离歌。老屋夹层里,半片风干的竹篾正默默数归期。

多年后,我梦见自己变回那个数席纹的孩童。蝉声穿透岁月,在篾丝间找到归途。吊脚楼坍塌处,野草疯长,藤蔓缠住朽木,仿佛要缝补时间的裂痕。晒谷坪的角落,那席未完成的凉席早已风化,但每当山风掠过竹林,我仍能听见篾匠的竹刀声,脆生生,清凌凌。山河寂静,唯余蝉声。

原来,晒席从未消失。它只是化作无数细篾,编织进我的血脉,成了丈量幸福的另一种经纬。

□ 杨子奇

红船赞

南湖水畔启新航,星火初燃映曙光。
一叶红船承大业,百年逐梦铸辉煌。

□ 万政禄

忆长征

滚滚乌云压赣城,井冈赤帜转西征。
飘扬二万五千里,唤起工农百亿兵。

□ 万文才

礼赞建党

辟地开天立沈茫,气吞虹饮啸长江。
丰功伟业凌云上,建党百年昭锦煌。

□ 雷熙照

颂党104华诞

立党为公斗志强,惠民德政谱新章。
神州十亿人骄傲,笑看丰足臻小康。

□ 莫章海

江城子·“七一”颂

党旗猎猎耀东方,立新章,指航向。
拯水火,辟地建新邦。历尽艰辛图伟业,强国梦,步康庄。

□ 胡晓春

庆“七一”

征战当年志凛然,红船破浪启宏篇。
云辉万丈明长夜,霞蔚千层映碧天。

怒逐腥腥驱寇虏,力平魍魉靖坤乾。
连绵古道连寰宇,今日征途续锦弦。

□ 王承建

八方驰援榕江有感

榕城聚起怒涛凶,水患如魔肆掠中。
恶浪招摇惊宿梦,良田淹没泣悲风。
一方有难真情显,八面驰援斗志雄。
携手同驱灾厄苦,明朝焕然见长虹。

□ 孙雪慧

西江月·抗洪

狂雨连天倾泻,惊雷劈破洪荒。
孽龙卷浪噬田庄,闹市串门游荡。

迷彩清淤抢险,丹心筑坝成墙。
拨开雾霭见曦光,必定打赢此仗。

□ 潘光远

定风波·榕江抗洪救灾

暴雨无情性子狂,榕江城里变汪洋。
满目狼藉桥跨断,悲惨,洪流灌注卷民房。

四面八方闻讯处,飞速,抗洪抢险救爹娘。
手抱肩扛背老幼,相守,人间温暖太阳光。

□ 张洪辉

鹊桥仙·各地驰援榕江有寄

苍穹雨泻,都江怒涨,一夜古州成渚。
甜甜何邑面容非,岂忍看、疮痍满处?

车流兼道,舟旗卷浪,四海驰援相助。
千群携手补天倾,誓必把、侬乡重塑。

□ 杨正恺

破阵子·榕江齐心战洪魔

浊浪排空肆虐,洪流漫野奔来。
风雨狂倾千丈壑,卷土冲堤门撞开,
惊惶四境哀!

抢险争分昼夜,筑防誓靖狼豺。
援救八方无所惧,携手同心护邑垓,
榕江释释怀。

□ 杨胜章

情郎苗寨的楠木

我开车进入凯里市舟溪镇情郎苗寨的时候,雾霭正被太阳渐渐撕开,只见它依偎在连绵起伏的群山深处,山叠山,岭挨岭,绿意盎然。一座座楼房错落排列在坡上,青黑木色衬着苍翠山峦,左边的一条小路上,苍苍葱茏的楠木林便映入眼帘。

树干笔直如戟,直指天穹,树冠彼此交叠,筛下点点碎金似的日光。林间幽静,唯闻鸟声婉转,却也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肃穆。我深吸一口气,一种微苦带甜的幽香沁入肺腑,传说这里的金丝楠木,自古便是皇家的珍物,木质坚如磐石,纹路细密如丝。村中老一辈人唤它们“情郎之宝”,52棵古木默然挺立,树龄有80至600年不等。

我正仰头细数那些盘旋的虬枝,一位包着青布头帕的苗族老人踱过来,咧嘴一笑:“看树咯?”

“老人家,这林子真神气!”我连忙搭话。
老人背靠着一棵最粗的楠木,粗糙的手掌轻轻摩挲着布满苍痕的树皮,如同抚慰老友的脊背。“树神气,树里头的故事更神气哩!”他眯起眼,指给我看树干中部一个黑黢黢的洞口:“瞧见没?这树洞,救过命,也装过爱情故事呢!”

于是,老人便讲起了一个沉甸甸的传说:七百年前,寨子里美丽的姑娘阿娜和勇敢的后生尤里,在悠悠苗歌中对上了心意。谁料瘟疫横行,尤里不幸染病。为了不拖累寨邻,他决绝地藏进了楠木幽深的树洞,独自煎熬。阿娜寻遍山岭,终于觅得洞口,却只见情人躺在里面,气息微弱,任她千呼万唤,纹丝不动。阿娜泪尽,悲恸之中,随手拾起一根枯枝,对着那巨大的树干,一下,一下,又一下,执着地敲打起来。木枝叩击着楠木,发出“咚!咚!咚!”的闷响,像是绝望的心在跳动,声音起初孤寂,继而执拗,最终竟仿佛成了寂静山林里唯一活着的脉搏。她昼夜不舍,三天三夜,树皮上敲出的点点斑痕,皆是她心碎又倔强的印记。奇迹竟在痴心深处悄然萌发:洞中微弱的鼻息渐渐有了回应,尤里最终挣扎着爬出了幽暗的牢笼。正是农历二月的第一个亥日,这对情人终成眷属,这株楠木便成了他们生死情缘的证物。

老人话音落了,林子显得格外静。我走近那棵传奇的楠木,伸手探进幽深的树洞,里面阴凉潮湿,手触到内壁,木质坚硬依旧。七百年前,一个垂死青年蜷缩于此,外面是他心爱的姑娘在用生命敲击呼唤。如今我指尖所触,仿佛还能感到绝望中敲打所留下的无形震颤。我忽然觉得,树洞竟像一颗被时光风干却依然搏动的心脏,树皮上深色的瘢痕,是它曾经疼痛的印记。老人说,后来情郎祖先感念楠木的护佑,用楠木制成木鼓,并将尤里重获新生的农历二月初亥日,定为情郎寨隆重的木鼓节,鼓声是树心的回音,也是生命不息的宣告。

我站在树下,仰望着楠木直指苍穹的顶端,心中翻涌:原来人类最深的绝望与最灼热的企盼,并非无声消散于虚空,它们有时竟能敲开自然的厚壁,在坚硬的木质里刻下回响,最终在时间深处重新发声,古木无语,却成了人间悲喜最忠实的储藏。

辞别老人,我向寨子深处走去。鼓声忽然响起来了,由远及近,像是从地心深处传来的闷雷,又像是无数颗心脏在共同搏动。木鼓节近了,试鼓的声音在各处此起彼伏。鼓点起初沉稳,如老人讲述的语调,接着便如奔涌的山洪,鼓声越来越密,越来越响,像当年阿娜不肯停歇的敲击,震得人脚底发麻,心腔也跟着一起震颤。鼓声在吊脚楼之间撞击回荡,整个情郎苗寨好像成了一只巨大的共鸣箱。

在澎湃的声浪中,我再次回望那一片苍苍楠木林。它们依旧沉静地矗立着,沉默如初。然而此刻我恍然懂得,无声的苍翠之下,奔涌着何等的惊心动魄?传说中孤绝的敲击,早已渗入树脉,化作了木鼓里永不枯竭的声源。

原来,生的力量,不仅在于破土而出那一刻的倔强;它更在于濒临湮灭时,以凡俗之躯向坚硬世界发出的那一声叩问——纵然细弱如树枝轻敲,纵然回响只存于无形树心,它终究被听见了,被记住了,最终汇成了整个苗岭的鼓点,在天地间奔流不息。

木鼓声浪如潮,淹没了我也淹没了整个情郎寨。我知道,这不正是节日的欢腾,这是楠木之心在亘古地跳动,是生命穿越幽暗树洞后,向广阔天地发出永不啞哑的浩荡回声。

□ 王禹

故乡图谱与精神肖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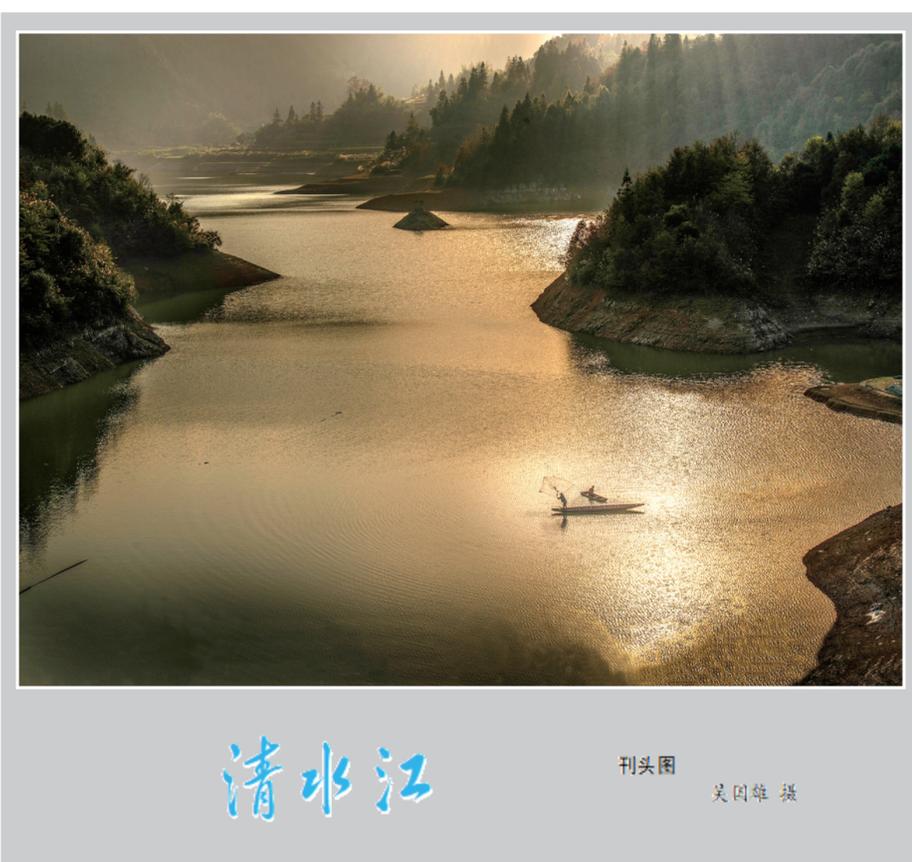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读王明相现代组诗《我越来越像父亲》(十首)

火势,小火炉的铁水/‘补’‘补’‘补’的翻滚,沸腾。这是王明相先生笔下故乡补锅匠的图谱。甚至在《我越来越像父亲》里,王明相先生在自己的图谱里呈现父亲的镜像:“随着年龄增大,我越来越像父亲/咳嗽的频率,说话的声音/都是他老年的翻版/甚至沙哑,都传授给了我/嫌烦热闹与聚会/越来越喜欢独处,静静的坐着/远远旁观这喧闹的世界/如他的淡然与谦和,使我/时常害怕,因一语不当就搅扰/这貌似平和的人世。”类似的故乡图谱在组诗里无处不在。这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,已经超越了一般性的“故乡”桃源的期待,转而把现实感隐藏其间,既可以引发我们对故乡生活的怀想,同时也在文字中体味着复杂的情感。

只是这种经验的灌输,却很容易让我们忽视《鼓楼里的老人》此类人物的真实心境。尽管王明相先生运用了更者的视角,对“鼓楼里的老人”进行勾画,但是他的叙述还是在加强与消解之间进行。作者甚至还借用他者的身份,刻意地分析和点评了一下,“年轻时,也曾游走他乡/在许多陌生的地方,留下过/青春足

印,欢歌或笑语/故乡的山水,更晃动/滴汗的身影/如今,双脚被乡音捆住/再也挪不开步子,各自抱着/几十年来喂养的病痛/蹲守于此,偶尔一声叹息/一声咳嗽,就彼此抚慰/漏洞百出的晚年。”寥寥数语的勾画,确让读者在阅读中有了自行填充和解读角色的空间。

显然,王明相先生很喜欢用勾画图谱的方式叙事,以画面带动行文,以情绪的丰沛来感染读者,他的每一笔都饱含深情,每一个字都富有温度,每一个诗句都意味深长。《未知之梦》里的“你”是谁呢,“积攒了多少思念,多少期待,才换来一场虚无的邂逅。”“对此,我对谁都不说。”或许吧,就像现在的流行语“你猜!”当然,你也可以去他的另一首诗《看山看水》里找答案,“我,一次次放任自己/去看山,看水,逃离人间/看真实的自己,山水的真实。”王明相先生一次次从故乡的山水精神肖像中走入现实中的山水图谱,又一次次从现实中的山水图谱回望故乡的山水精神肖像。或许我们每一个人“和我一样,有无人能懂的孤独。”故乡的形象,在作者的笔端几乎都是在一种压制的



清水江

刊头图

吴国雄 摄

□ 陈雪梅

念黔东南洪患

近日,我一直关注家乡洪灾的新闻报道,发布的动态消息,放不下的心一直提拎着。

从6月18日始,暴雨如注,江水肆虐,家乡黔东南州所辖的榕江、台江、三穗、从江、丹寨等地被洪水吞噬的画面,我的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。那是我生我养我的故土,是记忆里炊烟袅袅的村寨,是童年奔跑嬉戏的青石巷陌,去年4月,我回乡时,特意到台江的“村BA”、榕江“村超”、丹寨的万达小镇等实地参观采风。连日来,这些县区却在洪水中飘摇。

虽然,我的原籍,我的兄弟姐妹都在凯里市,但这些年受灾地区的灾民也是我的父老乡亲,是黔东南不可分开的一部分。无数次刷新新闻,只为得知家乡的最新消息;无数次凝望地图上那熟悉的地名,连续六天的暴雨,四天内两次遭洪水叠加袭击,有人被洪水冲走、房屋倒塌、商场被淹……泪水模糊我的双眼,恨不能化作一缕清风,为被困的乡亲送去希望;恨不能长出一双翅膀,立刻飞回那片土地,与家乡人民并肩作战。但我

只能祈祷上天保佑家乡能挺住,渡过难关。

现实却让我只能在远方,守着手机,心急如焚。看到全国人民伸出援手,救援队奔赴一线,消防官兵迅速出动,地方政府采取联动措施,各地各部门的支援去了,韩红老师的团队带着捐赠物资去了,周深捐赠支援家乡的物资去了……洪水无情人有情,那一个个逆行的身影,给了我些许安慰。我知道,家乡不是孤军奋战。

我相信,这片被洪水肆虐的土地,有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相关关注和支援,有灾区人民重建家园那股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,家乡的灾区、榕江县,一定会重新焕发生机的活力,重现“村超”威震四方的辉煌。

此刻,我虔诚地祈祷,愿上天垂怜,让洪水退去,还黔东南一片安宁;愿乡亲们都能平安无恙,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。

家乡,等风雨过后,我一定要踏上那片熟悉的土地,去抚摸它的伤痕,去见证它的重生。

叙事中,逐步清晰。那种欣然的情绪,仿佛在黑暗的夜里打了一个响指般清亮。

我曾经在《情至深处便是故乡——读杨秀学先生散文漫记》述评里写道,“故乡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着特殊的感情意义,它是一个人成长的地方,是一个人与家人、亲友之间情感的纽带,是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,更是一种文化,一种传统,一种记忆。无论是故乡的土地、水面、山林,还是故乡的建筑、习俗、语言,都能唤醒我们沉睡在心灵最深处的美好记忆,它是一个人的根,是一个人的精神依托。对于离开故乡的人来说,故乡更是一种动力源泉,一种精神支撑,一种文化代码,无论身在何处,故乡的美好回忆总是让人心中涌现出一股温暖的感受。”当我们在王明相先生的这组现代诗歌中,没有找到预期的故乡幻像的时候,其实我们应该觉得庆幸——真诚的写作,就是撕开了一条现实的口子,让我们领悟生活的真谛,那么多相似的故乡图谱上演着不同的悲情,但是能够凭借热情、真诚和执着,与生活形成和解,这是多么的难得。我们活在阳光下,身后就是阴影,但是毕竟我们还能感受光,这种故乡精神肖像的力量,或许就是我们人类持久而迷人的精神执念吧。

